

石

匱

書

石匱書卷第一百四十五

明 劉南張 岱著

張岳翁萬達列傳

附王邦直

張岳惠安人正德八年舉福建鄉試第一當謁鎮守
太監長揖而已十一年成進士與同郡陳琛林希元
偕居佛寺閉門讀易人竊指曰泉州三狂生也授官
爲行人司行人 武宗寢疾豹房岳疏言自古未有
人主寢疾獨宦者侍宜令大臣近臣輪直起居視醫

藥庶呼吸相通可憐意外不報 車駕南巡與同官
諫止下獄罰跪廷杖死者十七人 上命不死者與
一秀才官岳謫南國子學正嘉靖改元盡還 武廟
諫官岳得復職陞右司副念母老乞南陞武選員外
郎轉祠祭郎丁母憂服闋補北禮部主客郎時 世
宗方定大禘禮張璁求始祖所自出之人寔之岳曰
德祖而上 大祖所不能詳也 上隆大禘禮可祭
非其祖哉但當題其主曰望初祖庶於禮協 上從

之璉器岳欲授以館職辭不受出爲廣西提學僉事
十一年入賀政提學江西又不謁謝璉遂落職爲廣
提舉御史行部至潮會岳以病告假御史箴曰是常
西爲提學易屈膝哉故檄之使署南海縣遣防夫持
牌促之見岳不遜杖防夫防夫碎御史牌以復御史
將車疏奏聞同官請岳謝岳曰吾無於御史何謝也
同官曰子杖御史防夫非罪耶岳曰提舉杖一防夫
便稱罪御史重矣子天提舉防夫得侵之謂天子輕

即御史聞乃追還勅疏陞廉州知府會安南篡臣莫
登庸弒主自立朝廷遣使勸狀岳言於督府曰莫氏
篡恭事不必勸使者往倘受賚詞歸其辱在我師不
得不出是兵連無已也請留使者毋進督府蔡經曰
空言罷兵亡以塞明詔子能保無用兵降登庸乎岳
曰降登庸非義也必不得已令納地貶號伏闕獻圖
籍乃不襲國體會兵部尚書毛伯溫出視師岳具進
取方略且告以前語伯溫許之於是登庸偵知來輸

情於岳惟命是從其部落恐見欺曰有張太守在何
恐時岳已遷爲浙江提學副使伯溫奏乞遷廣東專
守欽廉登庸使其孫福海叩關獻地奏上罷安南爲
都統使司以登庸爲都統使岳陞俸一級賜銀幣嘉
靖二十年陞右僉都御史撫治鄖陽既命巡撫江西
江西士大夫言江西貧困望公善治之岳曰岳無他
才能獨思用民一錢如針剌體相言治生塚使司議
費於廣信七縣：措千金岳曰是將範金爲柳耶縣

百金足矣 上賜相嵩第命官治之岳饋予千金皆
相顧嫌少則益五百而已又請不益也貽嵩書曰聞
下雖奉 上恩亦訓恭儉俗情不察朕將優其輪輿
而岳仰體相公德意節裁之嵩反佯爲謝岳所善友
人密告岳稍大其眼界岳曰寒骨校：死時止需馬
革一張他何知也三年陞副都御史提督兩廣西廣
故旣供億岳寒儉不取用又不以通權貴擢州縣吏
非召不得至轅門至不得持一物入門內諸土官有

功當賞大者驛奏小者稱制自行毋得如往時自
越勇功其明年討封川文德大清腦諸寨大破平之
搜聞陞兵部右侍郎明年奉旨征融懷馬平諸蠻進
攻馬鞍魚窩等寨平之又明年征賀連平之召入爲
兵部左侍郎尋陞右都御史掌院事川貴苗龍許保
吳黑苗作亂時爲子世蕃故銜岳推岳以原官總督
湖廣川貴軍務岳聞命即行既至勤兵進剿而諸苗
跳匿林箐不可即得踰羊貴州苗出破印江魁石仟

黔中大震 上切責岳：上表謝罪召勵諸將身督
石邦憲沈希儀分道而進擒斬功多獨龍許保吳黑
苗負固如故南陽宣慰使冉玄者常攻平茶殺官奪
印懼并誅噉許保黑苗曰張總督在吾與若不帖席
也乘間共奪一城總督逮吳恩州城小而貧易入也
遂合兵突入執太守李允簡去石邦憲發兵邀之苗
縱允簡還而允簡死世蕃言嵩張岳宜逮治也徐階
持不可左都御史屠僑兵部尚書趙錦張紘歐陽必

進侍郎張時微謁嵩言每嵩曰法當逮儻曰公寬之
海內正人也嵩曰人固有正否耶賊陷城孔孟不貴
矣五人相視氣阻嵩顧經曰公故提督兩廣矣吾言
謂何經起言曰張總督功多矣顧用思州逮死無所
恨以論臣陷則於法不同嵩不聽經又言曰陷與搶
異思州名爲郡不若內地一巡司苗入即去此搶城
也搶城西廣時有之而廣督府故不聞坐搶城逮也
嵩曰太守何死經曰賊倉皇入執之而隨縱之死病

死悖不可知非死賊中明也且有印在故謂與陷城
異蒿意少解張經貽岳書曰公生死縣嚴氏手旦夕
吳岳曰妾語也安有立脚如張維喬生不與宰相錢
死乎後竟得不還止奪一官戴罪任事亡何和憲大
敗賊擒馘許保自贖惟黑苗尚在而冉玄思州之謀
露岳上玄罪并及其挾金行賄事或曰公不爲嚴氏
諱乎岳曰正以破其底玄之謀何諱也疏入世蕃愈
恨叙功內召迄不允或語岳苗黨安可絕嚴氏父子

在公不內徙明也何不稍自貶岳笑指其髮曰種
笑吾少年時幾相屢招不往見今入錢買官乎吾知
捕黑苗而已乃督邦憲使自爲功而黑苗就擒湖廣
巡按當勘報令藩司出庫羨三千金送岳聽其犒軍
意歛岳行金相萬岳盡貯之辰州府庫謂太守吾死
取其中三十金具木若殮它母毫髮動報至聶豹時
爲兵部侍郎言宜召還岳階言萬尤力終不得岳平
生守經不能從諸道人拜齋禁中身尚書即不能白

事宰相兒無內徙意其冬卒於杭州督府守巡兵備
視殮閱其衣床褥席皆枝梧綻裂駭曰張公簡朴若
此明年叙功復岳官子卹典贈太子少保謚襄惠徐
階謂岳子曰嚴氏擅政三十年遷督臣不入一錢而
身名俱全者惟尊公一人所著有聖學正傳持程朱
說與陽明新學忤曾渡江與陽明辯難三日不合陽
明曰子亦一時豪強可畏也無柰墨守耳歸遂著是

書

翁萬達其先莆人徙揭揭嘉靖五年進士授戶部主事尚書薦萬達才調劇司出爲梧州知府咸寧侯仇鸞帥梧卒恣睢苦市人萬達執鞭之不少貸世宗欲征安南募臣莫登庸使咸寧侯整軍擢萬達征南副使萬達說都御史秦經曰詔討莫登庸孤軍深入猝難得志聞登庸又大言中朝不能正土官之罪又安問彼今恙祥州土舍李霖思恩府土目盧回龍州土舍趙楷及大藤峽諸徭皆先後負固登庸若約焉

內應則我且不保安能討賊惟先次第擒定之一以
折其心一以孤其助則安南易下耳經從其言曰維
公行之萬達定計畫平諸土舍然後出師甫入境萬
達獲得安南人南傑者厚遇之盡知其國中事傑歸
因說登庸納款罷兵而安南卒服是爲嘉靖二十年
明年陞四川按察司使又明年陞陝西左右布政又
明年陞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其年鹵破宣府塞入
紫荆關總督尚書翟鵬巡撫都御史朱方皆逮繫遂

陞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代鵬爲總督萬達下
令毋殺降殺降者抵死愛卹降胡授以衣食於是降
者皆來告面情德爲開萬達平時分遣關爲內外二
險當秋防併內外關爲一令毋分備而力始全又修
邊牆千餘里烽候三百餘所做古火器造三出連珠
百出先鋒錢捧雷飛母子大戮布地雷等炮備之於
甯內使鹵不得風雨至 上嘉其功陞都察院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二十四年秋鹵大擁衆入鐵裏

門萬達督兵鏖戰，鹵多被射死。先是大同宗室克灼等謀引虜陰遣人焚積曷，二日五六發，萬達疑之，行總兵周尚文密捕得其出，遣勾鹵者冬上誅克灼等。陞萬達左都御史，兼官如故。復陰一子二十七年，上以夏言援套事，下諸臣議。萬達上議曰：「河套中國故壤，界以黃河，天限也。置朔方城，受降漢唐尚已。太祖神武定天下，成祖身行間，三犁南庭，鹵既殘破，其時我未暇舍黃河，衝東勝則我一時之計有

所失也其後撤東勝就延綏套遂淪南然正統弘治
間我雖未守南亦未取之可也乃竟因循畫地而
捐天險失沃野利則我一時之計又有所失也先逃
撫余公子俊置鎮榆林想有志斯舉而套卒未復開
壘無間轉輸難繼孤懸獨立沙磧爲墟豈賢豪畧於
遠謀將時或掣肘未易終志和然弘治以前我軍猶
歲常搜套搗其巢穴嗣是我謀日疎任南出入今且
盤據其中長子育孫孽畜蕃遂譬之人家成業久矣

小王子吉囊僉答諸部落可三四十萬執與昔時奔命窮荒不見馬矢而我承平日久軍政多偷間謀罕至鹵居套內山川之險易途路之紆直草木之有無不可必知夫塞以內我中國地將領講求其形勢罕伍諳記其要害尚不能悉而況不可知之塞以外我勞而往彼逸而待我馬出塞三日而疲彼騎徧野一呼而聚數萬之衆緩行持重則鹵情益嚴疾行趨利則輜重在後小有得利歸期尚艱嚮導倘失全軍危

吳抑我刻日有期氣糧有數而南還徙靡常遠近不
測一戰之後南或保聚或併爲逃遁節備時聞壁壘
相持已離復合終不渡河我軍此時戰耶退耶兩相
持耶我有數萬衆出塞南必有數萬應之弓矢馳擊
南所長也火器守險我所便也舍我所便敵南所長
孰得孰失塞下之兵固即塞下之人也墳墓廬舍父
母所營妻孥眷屬骨肉所居禾黍桑麻業產所具牛
馬牲畜飼養所供迫於刀刃休于死生尚每怯退

令驅之無人跡之地限以可立盡之食要以難必成
之功苦以不即罷之役恐之以無時徙之禍而欲得
其死力可乎議者欲整六萬之師三歲爲期春夏馬
瘦此南弱時我利征秋冬馬肥此虜強時我利守春
蒐秋狩三年三舉南必難支待其遠遁拒河爲守夫
天時物性無甚懸也馬有肥瘦我之與南當亦不異
馬瘦誠南弱然坐以待我馬肥誠南強則虜能寇吳
兵家勝負轉盼難期六萬之衆千里之途一舉失利

議論蜂起烏能待之即三舉三勝盡可得志而敗而
守我去優來版築之興復以何日議者但見近時搆
巢有功昔城大同五堡還面亦不來侵競不知事勢
實有不同搆巢者因其近塞乘其不備勝則倏忽而
歸敗亦支持以退舉足南嚮便是家門復套則深入
人境勝固間關敗虞陷沒又城諸邊我之近土而
人原不爲利故雖有侵取亦未暇恤今擬套爲家四
時住牧一旦有之肯晏然已乎語曰殺虎易奪虎子

難奪虎子易奪虎穴難居誠恐布置未定爭穴之虎
至矣我遣去河動輒千里一年之食爲數億萬自內
輸邊又自邊輸河飛輓之艱良又可思言不能用竟
及於禍其明年春鹵將寇宣府萬達念大同總兵周
尚文謀勇可用夜草疏請令暫代宣府總兵趙國忠
禦鹵上立召兵部覆奏如議時諸將備鹵滴水崖
俱戰死鹵南下尚文晝夜行至曹家莊鹵已入據險
與叅將田琦大戰三日夜圍屢解萬達身環甲冑帥

數千人赴之麾下將皆止萬達萬達益前遣西風大
起曳柴車後塵霧回塞南援軍來走趙國忠等分道
追擊大敗之上已偵知萬達禦南狄捷聞大喜陞
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其冬奔父喪又明年南犯
大同詔起萬達乞終制不許亡何南薄都城上大
怒兵部尚書丁汝璈等棄市吏部尚書夏邦謨特超
萬達還部萬達家嶺南蕪城以四十日至而上心
懸惻猶遲之時：舉問萬：順上首諧以觀望萬

達至 上責其背君欺慢奪職別用時通易昌平三
州各設文武大臣以備三輔乃以萬達爲兵部侍郎
無石僉都御史守易州經畧紫荆關三十年常考察
以終制自陳 上責萬達不奮忠効令革職閑住萬
達疏謝疏中有一人字失提頭爲不敬後斥爲民居
二年尚書趙錦以譴附咸寧侯譚成復起萬達代之
未聞命卒贈太子太保賜祭塋隆慶初追諡襄敏
石廬書曰張岳翁萬達皆具八面才堪任本兵之選

而皆受抑嚴嵩僉予僥奪皆不得竟其用亦叩馬書
生所謂自古未有權臣在內而大將能立功於外者
也岳少保且不免況欲成功乎乃岳則崛強一世決
不與權相一文錢嚴氏父子齧齒穿跟而卒不能致
之於死則其冰霜勁節亦凜々乎不可犯矣用以鎖
鑰北門非其劍氣之肅哉

附王邦直

王邦直磁州人父潯府谷知縣邦直生而駢骨有神

力人稱王十劬弱冠補州學生試高等食餼非其好也及學騎射窮韜畧有終軍請纓之志日環甲令左右奉弓矢劍有侍其父其父見而異之久之和直自府谷歸里道遇南騎發一矢不中南中石：爲之泐肉取矢視如枉駭焉遂不敢近嘉靖二十一年遣警頗急詔舉才勇兵科給事中戴夢桂薦和直朝命詣大同贊畫翁萬達萬達與語甚懽國士遇之和直亦頗以肝膽相歸再踰年謀報國將入寇萬達使和直

同恭將張鳳率義兵五百人覘視塞外抵鵝鴿谷關
山上鹵數十騎往來和直贊而擊之無子遺者復見
山下鹵百餘犇焉和直語鳳曰可悉取賊之從者曰
千勛將軍功奇矣可勿送竟飛騎以往踰谷口數里
忽至大陸溝中伏兵約三萬騎列兩大翼而陣和直
激衆奮勇以矢石急擊而身自引弓射殺鹵首南憤
合圍七重戰三日夜和直斬鹵千餘級會大雨雪天
食俱盡和直潰圍而出簡義兵止數十人和直歎曰

吾典汝等初來欲立功沙漠以報主恩衆寡不敵損折殆盡鳳既亡吾歸何面目耶策馬復入南營力竭被害南環邦直屍相視啗指噴：翼日引退我軍與以歸既而有自南中還者云諸部落皆悲泣謂被邦直殺傷亡筭自此南數年不敢入犯邦直死翁萬達哭而祭邦直文聘婦其喪奏官其子立祠祀之

石厝書曰王邦直其今之李廣乎李廣身爲驍騎尚以數奇不得一當單于而邦直以區區子衿頗不爲

世所物色而悻々然欲自見長以立功異域不亦迂
而且誕耶漢文帝有言曰惜乎李廣生不遇時使當
高帝時萬戶侯豈足道哉

石厓書卷第一百四十六

明 劍南張 岱著

楊博譚綸列傳

楊博蒲州人父瞻爲四川僉事博年十七舉鄉試二十一登嘉靖八年進士授鹽屋知縣調長安爲政有廉幹聲鹽屋有劇盜博督土兵犁其穴在長安留心賑饑存活甚衆時瞻亦爲扶風知縣父子並著惠政博被薦行取以年不及格授兵部武庫司主事轉郎

中 世宗幸承天起故大學士翟鑒視師九邊鑒薦
博覽盡至肅州屬番數百人遮道邀賞鑒綜所費少
欲拒不見番譁博曰夷情卞憤不予必變莫若面詰
其緩逐狀曰天子念若等僻苦煩相公勞問若等當
傾巢遠迎敢遲渙乃爾應縛屬吏諸番當氣奪如此
則賞不待濫鑒從其計諸番震懾因微賚其先至者
餘部落懼以後至諫無敢來至遼東登撫順城觀建
州海西二部落屋居火食樹官建衛大類中貴而貢

使久不至察其故爲海西兀儿住所聞過乃告鑾是
夷勢雖羈縻功成藩屏柰何惜小費自微厚防請以
柔遠深意嚴諭諸驛給應并原諸夷後期罪特許補
貢若兀儿住有罪不可赦則嚴敕撫鎮禽斬以絕禍
源鑾從其計諸夷畏服鑾入首薦博可屬大事上

嘉賜金幣調掌職方司亡何鹵從大同左衛入犯朔
州蹂躪諸州縣八日始出陽和塞山西撫按以鹵退
間博草備後十事請尚書瓚上之瓚曰鹵退矣庸寧

是其夕 上下內閣令戶兵二部條奏後計璣取博
草上之 上大喜有張璣憂違恩職之寢而戶部後
二日始上尚書李如圭竟失 上意以免是時 世
宗以膺懲責本兵璣倚恃如左右手 上亦知博所
爲一夕羽書至 上特遣中使扣楊郎中舍馳召之
時璣墨好貨而博布袍蔬食門絕私謁居曹十二年
例常擢京堂官鄭曉爲文選郎中擬遷山東提學副
使吏部尚書許璣爲博薄之曉曰以楊謀斷奚虞不

遠博謝爲知己居一年擢左叅政又一年擢都御史
巡撫甘肅上謂勲輔大臣曰前職方郎也而是時
仇鸞爲甘肅總兵貪狡淫暴博時：規正之鸞罵曾
銑所劾逮繫獄中鸞上書訐銑并及博上不問及
鸞得出獄尚訐博不已上詔左右曰楊博好官鸞
何誣之再者必治居二年與總兵王繼祖督叅將蔡
勲擊酋八里河灘已與諸將再擊酋鎮羌永昌山丹
鎮番等處斬獲甚多先是哈密夷人牙木蘭得罪於

土魯番首擁衆五千餘人內附總督王瓊遷牙米蘭
於湖廣安插其衆於白城山命哈密衛都督白羔刺
約束之顧曰城山城堡未建聽其暫附郊關以居是
五千人者皆哈密赤斤罕東諸夷長子孫日盛強勁
與軍民相角博撒副使王儀葺治白城山城堡收戍
給耕爨具召諭諸番皆歡呼樂從計移帳七百有六
男婦二千四百餘人離塞近者二百里遠者五百里
約以朔望入城番漢毋非時通既奏聞帝嘉之以斬

由徙戎二功進右副都御史明年丁母憂服闋即家
召起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遼尋轉左僕
復命兼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軍務兼理糧餉博
謂薊遼切近京師惟擁護畿甸防衛諸陵爲大禦南
之機敢戰不如慎守要以兵馬不入爲功三十三年
八月西夷把都兒東夷打來孫糾其諸部七大酋十
餘萬將會於小興州白廟兒自三岔口古城川并虎
頭山連營百餘里謀犯古北南尋由黑霧山而南成

刻抵字河車者二百餘騎距塞不十舍博飛發矢夜
二人出哨留恭將唐桂守密雲自帥中副總兵劉通
副使秦甲而馳與巡撫都御史吳嘉會總兵周益昌
大會於古北召諸將畫地守連營待戰持大器者夾
岸軍益昌帥諸將往來馳援軍皆附牆立乙丑寅刻
鹵自虎頭山大舉薄潮河川閤下突攻龍王谷恭將
楊照游擊官疾擊之卯迄午百十戰殺過當我軍傷
者什九博立出金錢勞軍促故游擊棠帥師五百人

前助則稍退尋^攻執操子副總兵龔業疾擊之又適當
則稍退尋攻沙嶺兒益昌帥其所帥將殊死戰南大
挫轉攻丫吉山廟兒嶺副總兵業展轉迎擊之遂退
博更檄益昌發家丁千人援南所不攻地選尖夜攜
地砲潛出按伏夜分齊發南自相蹂躪刺砍達旦時
南營火光燭天烽火達京師上震恐問南報於相
嵩曰數下會博奏至上喜趣逐南丙寅南分爲三
道攻龍王谷沙嶺兒執操子諸處各萬餘騎恭將照

副總兵葉游擊官力禦之打來孫簡驍騎四千令部
酋逼攻松嶺兒甚力千總承爵故游擊言恭將淵各
率所部至南盡銳蟻附而緣牆一酋已及雉言部將
張馬斫其腕則皆墜南射馬貫顙我軍被傷者六十
餘人延綏游擊璘帥所部馳至殺酋數百打來孫遣
部酋把戶塞擁五千騎濟師相持朝至晡天燭集璘
若言手刃督眾殊死戰陞把戶塞若里狝二酋南號
哭鉤屍馱去戊刻突百騎攻漢兒嶺紅山兒游擊守

督中軍時中等堵擊游擊碧恭將府以陝遼遊兵應
之遂退鹵相與語何庚戌秋如進巨室寶貨人畜各
飽望外今者塙高臺窰人狼弓強大非昔比丁卯辰
刻鹵獲以三百騎攻孤山兒守若碧若府揮刀親搏
擊殺鹵五六十餘乃奔古城以去仍返虎頭山將何
白馬山大水谷博探鹵動靜檄寧夏游擊經周原游
擊堂授督卿嚴備以待仍選尖夜持火砲潛入各營
竟夕四散五六發鹵人擣馬疲皆狼狽哭歸是役也

博樂園五晝夜其始聞警即止宿古北垣上每跨鞍
擐甲胄手弓矢往來諸隘口睥睨間憑牆血戰鹵百
道攻不克是時都城謂鹵旦夕如庾戌警報日數十
至 上時發厰衛邏較及親信中使分詣緣塞訶諸
軍趾相踵及歸備述博隨鹵轉戰狀會大同巡撫都
御史王忬奏亦至 上大喜諭蒿曰得如博者數人
無廢兵政矣己巳即軍中宣諭賜博益昌嘉會業照
璘大紅紵絲服各一襲發萬金勞軍論者謂中興武

功第一傳上疏歸 上功稱五畧以贊 上大喜
陞傳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蔭一子錦衣衛千戶
尋兼總督薊遼保定軍務三十四年打來孫憤昨秋
失利獲朱寇馬蘭谷傳帥諸將共奮擊大敗之捷聞
召入爲兵部尚書尋加太子少保傳到部杜絕相薦
子世蕃不得撓兵政高父子不悅居一年丁父憂又
二年南寇大同圍右衛城連月不解徵總督楊順下
獄罷兵部尚書許論廷議置代未決 上復召傳爲

兵部尚書以往博不能辭墨練莊事上疏慰曰 皇
上幸寬西顧憂臣誓戒此鹵用撫國憤 上嘉答之
鹵謀博出閤即夕悉衆出塞去博陳善後事宜并經
畧大同凡疏一二十上 上悉親爲裁定不下部議
鹵去遠博又以大同川原平衍鹵騎飄忽艱於防禦
乃聚糧具械分布修築躬自勞耒於是築牛心等堡
寨墩臺二千八百七十二座挑濬大濠二道各長三
十里攔馬壕六十四道凡六十日功報竣 上嘉博

功大速完降敕獎勵加太子太保爾甫有嗜素者故
稱魁桀時以輕騎抄我邊境博計禽之因分銳兵繫
擊多所斬獲爾徒帳遠遁乃議築翁萬達所創大同
長城約費二十萬金請內帑者十一 上覽疏謂輔

臣曰博修邊費少成多此他動以四五十萬用大不
同各鎮妄費誰肯一言及者博聞感泣會爾入薊鎮
督臣被收廷議移博鎮薊上然之既入關調度諸將
畫區分守自居庸距山海旌旗徑千餘里不絕炮火

之敵遠過嚮應近塞畏衆走報諸酋諸酋皆驚終歲
不敢近塞 上特旨召博還却加少保高父子恨之
屢譖之 上前賴 上知博諛不得行一品考績賜
羊酒鈔定加柱國勲四十一年鹵復大舉寇薊報甚
亟 上曰自博入朕恒憂邊今秋必擾命早策邊之
博申飭邊塞使命絡繹而副總督某者殊妨鹵乃東
逃遼陽博拊几曰鹵氣甚惡亟徵各路兵協禦猶懼
不濟顧引重兵去遠徵是假之道也今茲罷矣日夜

十餘撒起之旋圖已潰墻子嶺入吳南薄近圻火光
燭大內憐夜宿部中前後條上二十餘疏南尋引去
是時嵩已先得罪歸博再入本兵凡八年尋南壽倭
心力焦勞南北報功奏捷無慮數十次皆推功文武
大臣不自爲伐四十二年兩考再陞一子疏辭上
不許曰茲用酬功且以礪世明年吏部尚書缺特簡
博未幾上崩穆宗踐祚博首請錄忠諫舉遺佚奏
叙平濠功令新建伯王守仁子世其爵又以中外遷

陟太駟政多苟且請漸爲久任法並得施行明年一品三考加少傅傅在位久左右佞倖皆不便時三語博於上博歷辭蔭許之又明年以覆留都御史龐尚鵬有旨詰責博請告去廷臣交章奏留不報已而左右譖博者皆得罪上知博無他又明年再召爲吏部尚書兼理兵部事力辭不許是時西鹵已納款九邊防禦漸遼爲急博奏徵浙兵九千人復奏遣濟軍御史徵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諸脫伍軍悉詣

薊鎮以實畿輔尋解歸 神宗嗣位召還吏部時一品滿四考加少師廕一子尋以疾乞歸再疏許之抵家一年卒年六十有六贈太傅謚襄毅博學偉親音吐洪暢每談九邊扼塞險要兵馬錢糧穀盈縮堅瑕今昔登降之故歷歷如指掌遇下有恩所至多見思每日四鼓興危坐待漏祈寒暑雨無二雖位益尊益恪慎子俊民仕戶部尚書俊卿武舉第一人爲錦衣都指揮使俊士亦舉進士

譚綸宜黃人嘉靖中以儒士中鄉試連登進士授南
祠部主事稍北遷庫部郎轉南職方倭薄南京綸募
壯士五百人逐之當事者指目綸爲知兵是時台之
僊居黃巖新中寇郡兵幾萬人皆憐懦遂補綸爲台
州知府至則簡習精卒千人旬日三捷就遷浙江巡
海副使綸悉散諸徵調一意練士著倍餽餉備器械
厲威信必誅賞三月部士皆爭命死敵會督府勦汪
直黨於舟山兵相拒十月莫敢動綸伺賊登馬岡急

擊潰之未幾犯挑渚綸急走挑渚已又殺海門俾者
登城綸急率衛卒搏賊又扼賊海門之南北路遇之
於新河追殲之陸恭政當此之時江南平賊功惟綸
與胡宗憲爲最居亡何廣賊流劫江西時綸方丁艱
家食起復擊平之改福建恭政乞終制倭陷興化府
又起復綸以僉都御史巡撫福建綸期歲繼光持賊
渚林一鼓盡禽之然不自居功悉以歸前督府是時
前督府方獲罪得藉以解陞副都御史復擒賊於福

清漳浦其他楊一蘇阿普藍松山等閩中衆不下二
三千人皆誅滅適當八閩底寧得請補制居一年起
巡撫陝西未至蜀妖人蔡伯貫倡亂改巡撫四川至
則寇已平度川廣介移施州衛設隆昌縣於隆橋驛
邊蠻所出沒又平龍州薛氏則又改龍州爲龍安府
皆得請蜀人大德綸又討除逆賊鳳繼祖有功賜銀
幣隆慶改元陞兵部右侍郎總督兩廣尋召還明年
以左侍郎總督薊遼綸謂鞏固京師莫若謹備薊鎮

於是修葺聖創教臺造戰車馬銃佛郎機諸具甚設
初綸在江南時與俞大猷戚繼光共事戎間用浙兵
得勝有所之必帥與俱往賊望見浙兵旗幟無不屈
膝受刃及是請得南北兵兼訓練奏立三大屯營
鑰竟委戚將軍薊自是稱雄鎮國相戒不敢犯居二
年陞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理戎政明年以尚書理
戎政是冬予告又明年再起兵部尚書掌部事方是
時三鎮貢市竣北鹵三貢禮成粵東羅旁蜀中九絲

平遼左征王果及平鹵堡之捷推功本兵三賜金幣
兩廕子二益俸一加太子少保賜麒麟蟒服各一襲
亡何卒綸懷既負奇節朝廷始終置綸兵間綸亦始
終以兵事自表雖無所授綸矜勞畫運量若玩弄夷
鹵股掌上其志慮忠勁即圍微靖謚常若大敵肘足
發極計慎畫猝有警輒欲奮蹀爲士伍先不得宴處
常言國家欲破鹵者必得人爲總鎮將兵十萬東西
往來擊無畫地自擊或時出塞擣虛庶得志又欲圖

復大寧安薊遼西稍移鎮偏關特角宣大庶幾銷南
無大舉綸少好黃老其後入官家居穀伎自奉增損
海盜曲調儷之和平號四平腔者至今優人皆用之
卒年五十八贈太子太保謚襄敏追叙羅旁功世一
子錦衣百戶

石隱書曰古之家宰職司銓選天下人才無不在其
夾囊之中故其用人也如位置家物古之司馬職任
疆場九邊要害無不在其掌握之中故其備邊也如

防護家門楊博譚綸之久任本兵區畫兵事洞悉機
宜故其經濟勲猷亦表々可見豈如我烈皇帝召
對平臺問家宰以官職問司馬以兵額皆然々如丙
吉之不屑置對則運籌帷幄決勝千里如吾楊譚兩
尚書者謂非中興之名佐也哉

石渠書卷第一百四十七

明 劉南張 岱著

嚴嵩列傳 附于世蕃趙文華郭懋卿

嚴嵩江西分宜人父爲藩司吏其婦方姙而有光起
解舍生嵩藩司奇之齎醪糒錢布以贈嵩長身疎瘦
如削踈眉目大晉登二十二舉於鄉二十六成進士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數移疾告歸讀書鈴山十
年始出常奉使至廣西道謁鄉人李遂：故御史司

其省試而得高者當宴鹿鳴日諸生前爲壽高貌羸
鵠衣遂不復躬接至是授判見講鉤禮遂出巨測漫
應之次日始修門人禮布幣再拜而曰某非敢薄公
也以公嚮厭之恐終棄之耳其猶隘急睚眦如此又
之進侍讀領南京翰林院事召爲國子監祭酒高資
淺不當祭酒輔臣費宏其鄉人私之既去位言官有
及高者疏辨得留進爲禮部右侍郎給事中陸粲等
論此輔臣桂萼復及高奏辨復得留遷左侍郎尋

進南京吏部尚書踰五載不召以萬壽賀表至京值
修宋史方開局經理嵩謀於輔臣時以少保憂言在
禮部日奉行諸祀典而尚書顧昂臣教習庶吉士皆
不暇燕職言亦從吏之遂請留嵩以禮部尚書兼翰
林院學士專司董理踰歲言入內閣昂臣當次長禮
部嵩復私於言蹴得之始謬爲恭謹以迎合上意
是時御史桑喬以災異列嵩等罪嵩辯之強給事中
胡汝琳援糾之有詔大臣被劾宜省已勿得強辯嵩

懼益爲恭謹而其子世蕃緣廕叙授都督府幕已恣
行諸曹居間有所納賄矣時 上人諛臣言欲祀獻
皇帝於明堂配上帝高拱廷臣議皆難之 上不悅
高拱恐盡變前說所以條畫禮儀良備遂尊獻皇帝
曰睿宗祔武廟上高奏卿雲見 上悅受卿臣賀高
爲卿雲賦及大禮告成頌 上嘉之付史館明年加
太子太保已從幸承天賞賚優渥與輔臣埒高歸益
驕於藩國請卹乞封所挾受賄積貲且巨萬南北給

事御史以大蔡交章論貪污大臣皆首嵩 上皆勉
留之嵩奏群中有謂人臣於人主將必使孤立目勞
而身觀望禍福乃爲得計 上摘其語稱之御史謝
瑜復論嵩強辨請斥之不聽嵩恚甚因員外郎衛元
確復命歸廷罪於吏科都給事中丁湛爲寬限市恩
俱坐謫復奏其郎中熊過等謫遣方欲以自張且快
意而公論益鄙之大學士夏言有所不悅於嵩御史
葉經疏稱交城王諸孫輔國將軍表袖謀襲爵永壽

王庶子惟燾與嫡長懷燔爭國封嵩俱納重賄乞斥
嵩以戒貪墨言微旨下臺勘嵩急歸誠於上上憫
之弗罪也遷警告迫上每以咨嵩既條對平之耳
上必爲之激賞欲以風止言者既而嵩頗憂言斥之
愈寵幸所供熙祀青詞額對獨嵩居最乃以聖誕恩
進武英殿大學士入直文淵閣仍掌禮部事吏科都
給事中沈良才等首論嵩汚奸不當干大位不聽南
京給事中王燁御史陳經等復論嵩并其子世蕃壅

賄助煥寔跡下所司、嵩疏辯且乞休 上優詔百餘

言慰留之、賜耒銀印曰忠勤敏達、賜其家歲璽書之

接曰璽給流輝奉玄之閣曰延恩堂曰忠愍、嵩以吏

部尚書、訐璜等訐其請託事不勝益橫前是考察御

史謝瑜不及當調、嵩持擬旨用貪酷例黜之、御史葉

經監山東、試嵩乃摘錄語指爲狂悖、不直、俾禮部恭

論逮至京、杖死、中外愈側目、嵩吳是時吏部尚書、訐

璜禮部尚書、張壁俱入閣、同預機務、然不獲入直、鹿

制蒿事取獨斷不復相聞白璫有後言蒿乃上言臣
每獨蒙宣召於心未安思往歲夏言惡於郭勛同列
以致主隙夫臣子比肩事主當協恭同心豈宜有此
嫌異今諸閣臣凡有宣召乞與臣同如祖宗朝蹇夏
三楊故事蒿蓋欲示厚同僚且見言妬也報聞太廟
工成加太子太師後上微覺蒿橫而許瓚老罷張
壁死乃詔起夏言：至盡復言官復偕蒿上上爲
加蒿少師以慰安之言既以啣蒿則頗斥逐其黨與

嵩唯：而已不敢救時世蕃已用恩澤累遷至太常寺少卿掌尚寶同事橫行燕中嵩乃疏遣世蕃歸省墓以避言上使其馳驛往還嵩以嵩壽加特進又以考九年滿加華蓋殿大學士言尋以復河套失

上指爲嵩及崔元陸炳構誅死嵩遂特相上益安之乃加嵩上柱國嵩力辭謂人臣無上引郭子儀不敢當尚書令爲比且欲以示謙而見憂言悖上悅進世蕃爲太常寺卿仍行尚寶事嵩父子橫甚而刑部

郎中徐學詩歷指其誤國無凡數十事上乃捕學

詩下詔獄斥爲民溫旨器之仇鸞始由嵩入約結爲

父子既挾兩得上重而驕嵩猶欲以兒子畜之不

應反凌壓嵩、恚數以密疏言之沮止嵩狀皆不聽

鸞以是益恨其所以詆謀嵩脩至上爲心動宣召

亦稀時陸炳掌錦衣緹騎與鸞爭寵妬嵩乃厚收炳

以爲腹心使詞同鸞、亦爲憐然其所從卒不能如

緹騎佯狡鸞竟墮炳阱中及鸞暴死炳乃謀於嵩怵

驚之義子逃之南而道執之盡得其交通狀誅其妻
子嵩以是益親信父子貪亦益甚廣東道御史王宗
茂疏其貪蹟數十事：皆有實 上爲之錮宗茂二
秩兵部員外郎楊維盛論嵩十大罪五姦 上摘其
中有召問二王語以詐傳親王令旨律坐絞嵩以十
五載考滿錄其二子又以京師外城完嵩與有閱視
勞遷世蕃爲工部左侍郎嵩辭 上諭以盡誠贊玄
實爲忠首往：與陶仲文並論嵩不恥也 江南連歲

倭大亂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爲總督討之久未平趙
文華疏陳用兵七事首以祀海神爲言人皆笑其誕
上獨然之以問嵩：言江南奏報多失實宜遣大臣
往祭海即令察視賊情求區處長策所使即文華可
上乃命文華文華行而大巖戚福所扶持將吏金寶
亡筭總督張經自恃位高不肯折節文華諸發兵守
便宜又不與計會有流言間於上：怒文華伺得
旨露章劾之上發緹騎逮經而經則已大破賊俘

斬千計捷聞 上怒亦不釋經迫行五千金賄世蕃
世蕃與嵩謀欲爲 上解不解則姑爲溫言款經
至死方悟因詈嵩父子於市文華自浙歸復命上問
倭事何時息文華對殘寇行且滅不足憂上爲之悅
而文華行珍寶於嵩夫婦及世蕃至入內室叩首嵩
夫人夫人勞苦文華謂尚不能爲卽君易腰帶我相
公賁也嵩亟稱文華於上遂進工部尚書躡加太子
太保倭復大張詔遣兵部侍郎沈良才討之嵩知

上意以文華昔對殘寇且平爲不寔懼而使文華自
以替師請 上悅許之與宗憲合而誘寇首徐海等
因掩擊平之文華加少保宗憲爲右都御史高守皆
賜金幣文華上疏歸功高以爲高寔受之成算而高
亦薦文華有學行宜拱揆齋詞其後文華以驕蹇忤
旨遂高不之救 上亦不以咎高而宗憲傾江南庫
藏爲世蕃餽所需古法書名畫宗憲皆索之富人世
家豪魁巧儼靡所不極而他撫臣監司相習成風不

以爲諱其所歆內桑尊靈之屬或發塚剽攻他寶玩
多起大獄而後得之世蕃猶汲々無已尋以萬壽節
加蒿蕪食尚書俸仍免廷謝自是凡有旌錫皆免謝
至一切祭祀救護日月無蒿跡矣前是鹵入犯邊錦
衣衛經歷沈鍊抗疏論蒿父子奸惡廷榜之謫編保
案蒿授指宣大總督楊順巡按御史路楷竄名妖人
閻浩獄斬鍊并戍死其子天下聞而痛之給事中吳
時來極論楊順糜餉縱鹵重賄納楷相率爲蒙蔽致

右衛危困 上以問嵩：曲爲順楷掩覆 上不聽

趣捕順楷下錦衣獄時耒謂嵩可勝也亟上疏極論

萬世蕃罪惡刑部主事張紳董傳策亦言之前輔臣

徐階觸嵩忌百方阻其進階每爲人語時政輒歎息

稍聞於嵩至是以時耒紳皆階所取士傳策又其鄉

人密奏三人同日構臣必有使之者 上乃下詔獄

令宓主使而時：自語曰階固賢雖然嵩老矣何不

小需歲月而思若是階危甚時耒等既下獄考掠窮

五妻竟無言第曰 高廟神靈教臣耳都督炳心嚮
階以是生神傳策相主使時來避遠侵欺上各發威
烟瘴所蒿益恨階并及炳其後順楷逮至詔做蒿
復爲寬解順僅坐戍楷謫外當是時 上坐深宮中
歆以威福遠攝連帥大臣時、有所逮訊若阮鶚吳
嘉會章煥等多從重典雖甚親禮蒿不盡信之間一
取獨斷或故示異同欲以殺離其勢而蒿與世蕃能
得其竅欲有救解則必順 上意極害之而微婉解

以中 上所不忍其欲有排陷必先微露若與彼親者而以冷語中之或觸 上所恥與諂 上更爲之怒以是卒不能脫其籠絡而戚福益險吏部兵部與文選職方卽號爲文武庫吏而尚書吳鵬歐陽必進許論卽萬案方祥爲尤著 上以萬直舍隘別撤小殿材營室於側多蒔花木其隙以娛之復發庫中金百爲製什器朝夕割御膳法酒使中貴人調而賜焉二年滿八十特賜肩輿令文伯爵俸嵩復以京師居

第之中堂請額 上名之曰忠正又名其南昌居第
之中堂曰有德樓曰寶翰堂故有高第在宜春分宜
并京師南昌而四皆宏敞壯麗分輦金寶以實之猶
不足而繼世蕃之羅取益甚物皇太子薨裕景二王
並居外邸外論洵：故左中允郭希顏失職家居欲
以危釣奇乃具疏請建帝立儲 上惡之高乃擬旨
命御史即家修希顏傳首海內世蕃念多樹敵恐高
一旦老死不易支而謂 上意搖或可因而更樹乃

多行金左右謀立景王庶幾異日代嵩執政 上曰

忽諭却禮令景王之國世蕃猶令嵩與禮部尚書吳

山言 上意未必爾或欲因以試物情山不可乃具

儀 上景王卒之國世蕃謀盜解尋嵩夫人歐陽氏

卒世蕃方戀權不欲歸嵩無次子可以扶柩者嵩請

於 上謂老耄不可無世蕃待詔聽留共養如故世

蕃險悍慄猾能揣合 上意 上宮中聞某書中使

必報世蕃知之世蕃亦即檢某書繙閱以備清問

上偶以赫號書某事問嵩、無不條對精覈勅報美
嵩以是心益伏世蕃而絕愛之諸曹曰事者輒問曾
以質兒子否至云東樓謂何東樓者世蕃別號也世
蕃以是益驕橫九卿臺諫至決日不得見或停使至
暮而遣之或有嵩許而世蕃不許者卒弗許也嵩在
直或累月不出世蕃日與其所狎客縱倡樂豪飲益
拓居第連三四坊堰水以爲方塘踰數十畝傍植奇
樹異卉乘輿張蓋游行其中若輔臣階與李本其父

執也成國公宋希忠元勳也虞之酒不潦倒不已性
尤強記於中外官職饒膺險易亡不諳熟其責賄多
寡毫髮不能匿上頗聞之而世蕃以衰服不能入
嵩直所嵩所報札漸不如上旨而齋詞亦稍倦時
上所居萬壽宮火大朝致工方急嵩以費煩請緩
上問階：爲規畫萬壽宮甚詳且費省而力易上
大悅宮既成所以褒擢階至尊嵩僅加祿百石不能
數美自是上有顧問不及嵩即使嵩亦不過齋詞

事而已。高故與階却懼而置酒。要階入內。使子孫家
人羅拜之。蔡陽屬曰：「高旦夕死矣。」此曹唯公。哺乳階。
謝不敢當。而是時方士藍道行以乩得幸。上：故
有所問。密封使中官至乩所焚之。不能答。則啓中官。
織不能格。真仙中官乃與方士謀啓示。而後焚之。則
所答具如旨。上一日問：「今天下何以不治？」對曰：「賢
不竟用。不肖不退耳。」則問：「誰爲賢？」不肖曰：「賢者輔臣。
階尚書傳不肖者。」高父子。上復問：「吾亦知高父子。」

貪念其奉玄父且彼誠不肖上真胡以不震而殛之
答曰上真殛之則益用之者之咎故弗殛也毆惡之
權留以屬上既答報道行露其意於御史鄒應龍
應龍乃抗疏論嵩父子貪奸誤國諸大罪十餘條上
以名捕世蕃及昇法行賄者皆下之詔獄而猶謂嵩
小心忠慎壽君愛國人所嫉惡其致仕去仍馳驛歲
給祿米百石嵩猶爲世蕃求解上謂念若忠勤已
加優處何又以亢兒瀆救嵩乃不敢復言獄上世蕃

及其子鵠皆坐戍煙瘴衛所家奴反隸人永年等坐
絞當世著之用事吏部即賄最重御史次之給事中
又次之吏部即始以三千金後遂至萬千若項治元
者竟就逮庾死詔獄其家亦破天下笑之世著迫則
行十餘萬金於諸幸姬家猶能背詞藍道行陰事下
刑部獄侍郎葉鏗鄒樞卿誘使誣伏前僞狀引徐階
道行不聽論死而後得釋魔龍以敢諫進通政司叅
議上猶悔之且追思嵩贊玄勤誠欲退居西內專

析長生以示輔臣階等極言不可上乃勸階等必
贊玄如萬乃可而謂萬已退其子已伏罪敢有再言
者同應龍俱斬中外洵：虞萬且復用久之階益見
信乃已於是萬之黨鏜懋卿萬家何遷張雨唐汝楫
王材及其婿袁應樞先後以白簡革職而胡宗憲自
浙直總督被逮矣初伊庶人之爲王也以殘暴屢見
紕臺使者行十萬金於萬得小緩至是使其較卒十
餘輩造萬家脅償金萬置酒款之好謂曰所言金十

萬則無之僅得半耳又半費請以二萬金償固盡以
上所賜金有印識者予之既去聞於郡曰有江盜劫
吾家二萬金去矣速掩之可獲也郡發卒追得金悉
捕下獄論死而世蕃自成所私婦益廣拓第舍又恐
金多爲盜窺乃召募伎勇材力之士合數百人日夜
擊刁斗自衛郡邑頗疑其跡嵩故所養舍家子出外
爲非者推官郭諫臣受民間訟謀滿百紙輒封以與
嵩怒而却之他臺使監司小有違言嵩輒呼具舟我

且入京而奏以時恫喝會前有賀萬壽表得報且當
見憐同懇疏請移世蕃便地供養上不許巡江御
史林潤劾世蕃與羅龍文表裏相約多招納亡命有
叛心龍文故世蕃客爲通賄與同戍者也詔即委林
潤捕世蕃龍文既至京潤因盡發其罪狀下三法司
擬謀叛律而猶未及嵩上令即棄之市謂嵩畏子
欺君大負恩眷并其諸孫見任文武職俱奪爲編氓
徇役籍其家黃金可三萬餘兩白金二百萬餘兩他

寶王重器服玩所直又數百萬而知者尚恨其以緩
故散厝不少臺臣乃益論成萬案鄔懋卿追其受寄
金錢重二十年不盡當籍萬時守巡官至萬家點簡
萬從旁視之歎曰吾輩不知至此籍時得此一箱綠
四角兩角紫螭印金鈎皆怪不知所製久之知奉爲
夫人經視常用也有送黃金溺器者自署姓名其底
其穢籍如此然潤所効蒿材過常有司竟旁連其親
黨乃得足世蕃短項肥體眈一目久繫獄殊不知

上意欲殺之一日隸拘縛之江西司世蕃曰吾死矣
緹騎之士操白幟押赴西市騎往來長安道世蕃行
至某處輒報入上前既誅不知其屍所在而嵩死時
寄食墓舍不能具棺槨亦無弔者時年八十有六嵩
在朝日食指數千隣僧見溝中泔漬恰其狼戾積數
年累數圀焉後嵩死世蕃誅子孫不能舉火隣僧飯
之至數年不盡其子孫謝之僧曰是若家厨澮中物
也謝我何有

石匱書曰毒而虎而蠍可言也毒而蝟不可言矣毒而鼯尤不可言矣人主聽其言方如掬耳如飲蜜不知其毒已攻心不復可救此蒿父子之肆其毒於人主而二十年嘉靖之天下僂焉如不終日也雖然嘉靖之天下猶金甌無缺而蒿父子嚙啗齟齬餘其幾是猶一蟲而口其首尾兩口自啗盡其身而始死則蒿父子非毒而蝟毒而鼯者蓋毒而虺者也自錯之耳又誰怨哉

附趙文華郭懋卿萬家萬虞龍劉伯躍何遷胡

如林白啓常張雨袁應撫唐汝璣王材

趙文華慈谿人舉進士授兵部主事坐豪宕不飭誦
東平州同知尋陞南京稽勲司主事改北刑部主事
拜相萬爲乾子璣陞通政使久之吏部尚書萬鏜推
爲勳陽巡撫文華不喜外補會給事中朱伯辰論文
華邪媚奔競罷賂滋章亟宜罷斥以重臺憲文華乃
言通政使朝廷左右之官例不外補萬鏜意在出臣

喉所親言官論劾必去臣乃快鑠前爲右都御史復
從侍郎起用尚書作欺通俸算考今天以不得一品
心怨望上怒點鑠并伯辰爲民文華留如故尋陞
工部侍郎倭大毒江南文華上禦倭七事首言倭居
海上宜禱海神上方尊事上玄文華言合上意

上爲之罷兵部尚書聶豹文華遂得視師江南以祭
告海神往文華負挾恣睢黠貨殃民稍立睚眦立摧
仆之南京兵部尚書張經繼經者周璜浙江巡撫李

天寵蘇松逃撫曹和輔俱受其荼毒而經誅疏罷爲
民天寵坐論死和輔逮而倭益揭掀文華知賊未易
圖遂有歸志上言賊解請還闕許之見上言南賊
大都威獨零賊未盡耳上疑之數詰問爲爲文
吾封時疏罷文華薦胡宗憲代而冢宰李默不用文
華言而任用楊宜文華遂家奏臣還京時零賊可指
日滅至今未殄坐督撫不稱此由吏部尚書然恨臣
効逮其同鄉張經爲之報復且默部試選人策目引

用漢武唐憲始以英銳與晚節任副匪人以至敗寓謗
訕無人臣禮 上大怒遣詔獄論死卒用宗憲代宜
而陞文華爲工部尚書再明年倭氛益熾 上復數
諭嵩語文華以實情對嵩恐事露令文華再請視師
上復命之往而宗憲竟平倭寇文華歸仍爲工部尚
書方士金梨百花酒曰仙酒文華以進言臣師嵩常
服之是以壽 上問嵩：不知即對臣之能老不知
其故非關仙酒也嵩詰文華君何誣罔至此 上賜

文華衣文華飲世蕃所婦醉拜賜上聞燕不懌是

時已覺其江面映照狀正欲斥之會 上欲亟修殿

殿以觀於述職朝貢之使文華不起解遂命回籍心

謂未盡辜乃料道官無敢論者 上怒無所洩而文

華子錦衣千戶恩懌請送父歸家上疏之日犯上所

禁封達章文華職削恩懌官還成之中外大快文華

嗜酒病益被斥後偶捫腹五臟悉出死後嚴嵩敗御

史鄭洛窮治嚴黨奏劾大理寺卿萬家刑部右侍郎

鄒懋卿太常寺少卿萬虞龍皆朋比奸賊不職得旨
棄懋卿屢被人言納賄有跡令閑住降虞龍爲四川
僉事尋有詔嚴氏黨人工部右侍郎劉伯躍南刑部
右侍郎何遜南右通政胡如林南光祿寺少卿白啓
常湖廣巡撫都御史張雨廣西副使袁應樞諭德唐
汝璠南太常寺卿王材俱革職閑住伯躍女適嚴嵩
之甥應樞嵩婿遷撫江西時寧欽以遺嵩父子欲致
崇熙汝林兩貪肆不簡啓常厯喪遷光祿入世蕃幕

中至以粉墨塗面供其驢笑汝揖吏部尚書龍之子以父事高固得及第高亦兒子畜之與材俱出入卧内交通請托至是爲給事中趙灼沈浮陳績所劾俱各治罪懋卿與文華並拜高爲乾子俱得寵幸懋卿獨放縱每恣睢公卿間以都御史出覈醜所經行兩畿齊晉河洛吳楚幾天下半皆挾世蕃父子叱咤風生守令以下皆膝行蒲伏上食惟謹主以文錦被廁牀黃金爲溺器妻妾隨行者其所乘輿幔以五彩法

錦衣民婦十二人昇之天下震動至是被劾謫戍邊
方又追論其受害金錢家產籍沒殆盡

石盾書曰相萬末年分宜令候嵩私第諸奴行過
令前不爲意有嚴辛者何令叩頭不已令駭曰若何
爲爾辛曰我主威極去禍不遠到臺前幸少寬捶楚
令爲歎息未幾嚴氏收諸奴皆論死令憶其言特爲
寬釋辛固嚴氏奴也而文華懋卿輩亦何莫非嚴氏
奴也而辛能預料嵩敗若文華懋卿之深恨固蒂視

冰山爲識山其識見又出此奴下矣